



单永珍，回族，宁夏诗歌学会副会长。著有诗集《野马尘埃》等7部。作品译为英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法文、藏文、蒙古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锡伯文等。

青藏册页(组诗)

◎单永珍(宁夏)

格尔木的午后
半块云彩闲挂,半块荒漠
迎接雨水
半首诗奔波在路上
期待转折
半途的爱情修葺渡口
拯救慈悲的错误
半缕喀喇昆仑的风
吹黄牧场
剩下的半缕
修补神圣

我拖着荒凉的肉身
和半册心经
喂养一生的疾病

辽阔
除了飞鸟,尚有道路密布的天空
除了青草,尚有俯首人间的牲灵
除了垭口,尚有灵魂的旗子喊破嗓子

除了荒漠,除了稀薄
除了这一刻
一个人孤独
请允许我大面积悲伤

我大声哭泣的夜晚
必须说明,拉萨灯火辉煌
八廓街上,藏香茁壮

就是昨天,我途径可可西里
一副羚羊的头骨
正好盯着我内心的猎枪

两个叩等身头的人,一脸木讷
而阳光明媚
照耀着他们一身古铜色的锈

但今夜的拉萨
众生平等。佛有佛龕
人有火热锅庄

我坐在玛吉阿米茶馆
给玉树临风的姑娘报以平安
给一幅唐卡签上笔名

今夜,拉萨有风
吹向空旷
吹向我的心上人

布达拉宫就不去了
我说着不远日喀则
说着西陲的阿里

至于卓嘎啊
至于娜姆啊
我怎么没忍住滚烫的泪水

那一声撕心裂肺,刚好有一颗流星
掉进酒杯



杨角，四川宜宾人。中国作协会员，宜宾市作协主席。作品散见《人民文学》《中国作家》《诗刊》《星星》等，被收入多种选本。获过奖。出版个人诗集7部。

山城印象(外二首)

◎杨 角

大礼堂前后广场和九龙坡奥体中心
占据了大重庆最后两块平地
3000多万重庆人从此转业为愚公
搬不走鹅岭,但可以造一座鹅岭公园
没填平牛角沱,却留下了上清寺和洪崖洞
缙云山茶场已开垦半个多世纪
至今仍在反复地打磨中
我是古蜀国下凡到此的一名挑夫
从朝天门到磁器口,找陈麻糖
用一担茶叶换一本过去年代的回忆录
然后在天亮前赶往沙坪坝
转乘第一趟高铁回到二十一世纪的宜宾

撞见
黄昏时撞见张远伦
左一个挎肩包,右一个挎肩包
两手提着刚买的蔬菜

这形象给我
留下深刻印象
在人生的某个秋天
秋天的某个黄昏
在重庆人民大会堂的广场边

他对我说:“哥,今天陪不了你”!
说完就风一样飘走了
这是个背负生活重轭的人
那时,他的第二个小孩才刚刚出生

异乡记
那年在重庆百货商场
我看见一个人,像我小学同学
我喊一声他的名字
并向他招手,他没有回应

宽阔的大厅里,陌生的人头
波浪一样涌过来
又涌过去,我又喊了一声
他转身消失在人流中
站在异乡的
灯光下,我像一个小丑

从此在陌生地方我不再轻易
喊一个人的名字
有时孤独得没有办法
我就在心里
轻轻地叫一声自己

“平”说诗歌

诗的辩证与叠加

◎金 平

(圣地亚哥和蒙特港之间)
快速列车的火车头
在目的地蒙特港
它的最后一个车厢
在起点站圣地亚哥

这种列车可以让
旅客在圣地亚哥
登上最后一个
车厢的同时
到达蒙特港

旅客只需要
提着行李箱
从最后一个车厢
走到火车头

走完之后
旅客就可以下车
快速列车
在旅途中
一动也没动

(帕拉《快速列车》)

现实中的诗意需要被发现。这一观念,针对更看重“抒发”的诗歌写作,强调了“行动”的重要性。不同的价值选择,决定了不同的诗歌面貌。诗歌写作“多元化”的意义也正在于此。在“圣地亚哥和蒙特港之间”,经历过那“快速列车”的人,肯定是要以万为单位来统计的,然而,“诗意”就在那里,太多人漠然地走过,直至智利诗人尼卡诺尔·帕拉的到来,它的“诗意”才被发现并被写出。

圣地亚哥是智利的首都,蒙特港通向南太平洋。大陆及其城市固化的现实与海洋及其作为一种精神的象征,为“快速列车”所沟通。“快速列车”以及与其关联的事物,意义阐释的空间很大。诗人拒绝了阐释之途。他通过客观冷静的叙述(介绍),让事物本身携带的诗意呈现。他的叙述只是在为对事物的“观看”作引导。至于读者在“观看”中会发现什么则是读者自己的事情。这样的诗歌写作,它的难度不在于“写”,难度在于诗人在写之前对“诗意”的发现。

帕拉自称是“反诗人”。与一些用修辞制造浮华诗意的传统诗歌相比,他的《快速列车》是他所追求的一种“反诗”——即追求真切而客观地捕捉和呈现现实的诗意。他对“现实的诗意”的呈现,让人在他的叙述的引导下看见“诗的辩证”,并与那些“诗句背后惊人的深意相逢”。

《快速列车》的诗意,是通过呈现“诗的辩证”的多重叠加而呈现的。第一层:快速列车的物理现实。列车横跨在圣地亚哥和蒙特港之间,起点站圣地亚哥,目的地是蒙特港,这是符合功能意义上的“向前通达”的线性指向。第二层:语言现实的错位。“最后一个车厢”(列车的终端)与“起点”重合错位,“火车头”(列车的开端)与“终点”重合错位,意味着当一个人踏上“奔向大海”的旅途,“开始”也包含着“结局”——“这种列车可以让/旅客在圣地亚哥/登上最后一个/车厢的同时/到达蒙特港”,这种“同时性”暗含着宿命的意味。第三层:动与静的辩证,在物理现实中,旅客在列车上相对于列车是“静止”的,将自我交付给了“运动”的列车,然而这个列车却是“静止不动”,需要旅客在列车上“自助行走”才能到达,说出了“人的精神的主体性”之不可或缺。第四层:快与慢的辩证。旅客只需走过“最后一个车厢”,即抵达目的地,虽然列车是“静止”的,然而没有比它更“快”的列车了——就相对抵达目的地而言,“慢”到了极致(速度为零)即是“最快”。第五层:目的地与出发地的辩证和重合。旅客乘坐“快速列车”所抵达的目的地是一个“港口”,它也只是是一个过渡,实际上,“抵达”便是“新的开始和出发”,这不禁令人思考:我们永在途中,何处是真正的归宿?《快速列车》线性而且直白的叙述,通过直观的“事实”所构成的“诗的辩证”的多重叠加,呈现出的“诗意”却是繁复、深邃的,帕拉以“反诗”的方式捕捉到了“诗”。

现实中的诗意需要被发现。《快速列车》这样的诗歌,让一向将语言奉为诗的“神圣的主体性”的观念产生了动摇,也就是说,诗还另有它途。由此我想到:可以把作为文本的诗歌视为一个容器,或许,容器本身还不是诗,从那容器中溢出的才是诗。

